

随笔

现代诗

花开有痕

陈勇

这些年,每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时,总想起早年来学期间经历的几件小事,它们听起来也许稀松平常,却深切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四十三年前一个秋日的上午,在醴陵油梓岭中学第三十六班教室内,几十双充满好奇的眼睛齐刷刷地望着讲台前刚介绍完自己的瑜老师。小巧玲珑的瑜老师扎着一条马尾辫,面对稚气未脱的我们,就像个大姐姐一样。她是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我们这些初一新生的英语老师。

同学们正猜想英语这门课程该有多难的时候,瑜老师忽然脆声说道:“同学们,英语是地球上使用最广的语言之一。学习英语并不难,有时还很有趣的。因为讲英语,其实是可以像唱歌一样好听的。”紧接着,她用英语将数字1到10读了一遍。那一刻,我忽然被击中了,瑜老师这一读,带着一种清激悦耳的韵律,一时间让这门语言鲜活了起来。我学习英语的兴趣一下大增,从此暗暗用功,为后来的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当英语成为了我安身立命的第二语言,当它成为我认知世界的另一双眼睛时,我总会想起那个秋日的瑜老师,说了那句不知她自己是否还记得的话。

三年后的一个下午,教室里乱哄哄的,下课铃响了,已到了该放学的时分。来宝老师却在黑板上用粉笔莫名其妙地写下“再别康桥”几个字。来宝老师也是应届毕业生,刚开始执教。当我看到“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几行句子在他粉笔下“流淌”而出的时候,不由赶紧抽出笔记本,将它们全部抄录下来。原来那是徐志摩那首《再别康桥》的诗歌!写完整首诗之后,来宝老师也没有讲解,而是略退到一旁,看着黑板吟诵了一遍。同学们竟然一下子安静下来,教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来宝老师到最后也没有布置任何课外阅读,大概只是他自己喜欢这首诗,从而分享给了我们。

但那一瞬间,我第一次意识到,诗歌可以不再是课本上需要背诵的任务,而是一种可以触摸的美。平日里枯燥的方块字,在来宝老师的吟诵中,忽然有了颜色,有了温度,活了起来。我从此变得喜爱阅读,并开始在本子上偷偷写句子。参加工作后,我更有了自己的书柜,买回了喜欢的书,不断品读。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由偷偷地在本子上写,变成了市作家协会的一员。因为一颗文学的种子,早已由来宝老师在那个不经意间深种心田,用一支笔记录我个人的经历和感悟,让它成为个人生命历程的见证,已经如同呼吸一般自然。

最意外的影响,来自高三时期清尧老师给我们上的一节语文课。清尧老师是醴陵人,那次在课堂上突然提及普通话与醴陵东南西北四乡的方言甚至和粤语之间的发音都有规律可循,并简单举了一些例子。他讲了不到三分钟,意识到自己好像“跑题”后便开始言归正传。但我好像醍醐灌顶一般,这三分钟给了我一把融入一座城市的钥匙。

后来我因故南下工作。刚到广东时,同事们用粤语交谈,我便像个局外人。愁闷之际,脑海里突然浮现了清尧老师用汉语拼音分解粤语发音的那个片段。我试着用同样的方法去分析听到的每一个音,把它们拆解成声母、韵母和声调,找到它们在粤语里有什么发音规律。慢慢地,那些混沌的声音开始变得清晰,每一个音节都有了它的位置和逻辑。一个月后,我已经能用简单的粤语和同事交流了。三个月后,我在菜市场用粤语讨价还价,那个卖菜阿姨惊讶地说:“你白话讲得几好啊!”掌握了这份语言能力,那些原本紧闭的门一扇扇打开,我顺利地融入了新的环境,工作更加得心应手。地方上的供货商老板们对我刮目相看,朋友便也多了起来。而这一切的改变,只像于清尧老师那次不经意的分享。

这种小事还有不少,比如郁青老师在练习本上写下我名字的笔迹成了我模仿的签名。想起来,这些老师带给我最深远的影响,远在课本之外。他们只是恰好打了一下比方,深情地读过一首诗歌,做题做了一次分享,率性写了一个名字,而这些,却让我受益无穷。老师们的这种无心之教,就像一朵花儿,香气不经意间渗透进看花人的心田,这便是我想说的花开有痕。我憧憬着和这些老师阔别后的重逢。

散文

铭记

覃覃

人了,肺部大面积感染,自愈力几乎忽略不计。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救治,你们做晚辈的,还是多陪陪老人家吧。

病房里,生命监测仪、氧气面罩、留置针陆续启用,让我感受到病魔的强力反噬。见我进来,二爷爷霸蛮起身坐起来,跟我打招呼,示意我坐下。

我嗯嗯地回应着,剥开带来的香蕉橘子,像二爷爷当年喂儿时的我一样,一点点喂给他吃。吃不进饭菜的二爷爷,不自然地微笑着,用力咀嚼着、吞喝着。

离开医院前,我对二爷爷说,我要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你想吃什么,让二奶奶打电话给我说一声,不要担心有什么麻烦。

二爷爷伸出满是斑块的手,挥了挥,说,你回去休息一下,明天还要出差,路上辛苦,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比入院的时候好些了,你不要每天都赶过来看我,难得跑,不能耽误办公室工作。

出差回来,二爷爷已不在病房。永林叔叔告诉我,二爷爷已经转到市里。市里医疗条件更完备。我舒了口气。

出事与愿违,市医院下了病危告知单。二爷爷抱着氧气袋,晕晕乎乎地回到家里。

次日,爸爸告诉我,二爷爷于清晨停止呼吸。灵堂肃穆,灵柩静卧,二爷爷安然长眠。

爸爸说,二爷爷生前当过十几年村委会负责人,村里孤寡老人缺乏照料,他帮着种田种菜,担谷碾米,检修屋漏,直至老人去世,他个人掏钱料理后事。遇到有扯皮打架的事,他要么做降温熄火的事和佬,要么当药费伙食费的埋单人。

二爷爷名讳明祥,一生亦如其名,明心明行,祥和祥善。爸爸说,过继那几年生活,二爷爷给予他的,不仅是小时候一饼一衣的饱暖,更有一言一行间向上向善的微芒。

送别二爷爷上山后,我将他的遗像端坐于堂屋桌上,也将他的遗言道德铭记于心。

弦之赞颂

(外两首)

玉珍

琴弦竖立在险,双眼理性如凝视一种折射弦的疏离隔着他沉醉的推拉,犹如爱爱推开优美的理性,极致之情烧红着耳朵在你下巴抵着的一个典雅的梦,使你闭眼抖动那必要的细腻了美的脆弱,停止了我知道你已沉醉,陷入沉静的爱之晕眩没有比这更专注的,你成为夜的凝神在他们中间命运是雨,是你的琴弦弹奏海,弹奏海。永远进行的微小荡开的永动波——爱的弥漫爱的永动波弦与弦的语言,是水在刀上的摩擦心灵的低语要你听,要你听……如一只手停在面颊,呼吸已听到他的吻一种情,往内分析的眷恋按压在澎湃的回忆中一根弦成为一块天空,几十根弦成为光辉的整体。清激的情感往外鼓着鼓着它鱼的飘逸与鱼尾之舞我执意停在这交响中让你们的弦轻轻切割,清理我的现在让你们的弦拉我的灵魂我情愿永沐这不终结之曲

响彻

两种轻微的动力袭击这屋子但没有发教像一种行动突然响彻这里没有清激,没有回音他惊叫了一声,仿佛十年没有发声声音用叹息弹回他嘴里几乎同时又弹回了寂静中像是寂静突然间抖动了一下玻璃已碎了但声音完好声像一个人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它的孤独被一只杯的声音暴露被长久的寂静晾在那里等待另一种波动来配合但又不能使他的脆弱受到惊吓它坐在那里,清理空气中突如其来的一击

火

激动的火圈绕年轻少女为她燃烧,为她的羞红与愤怒叫嚷春越年轻越酸疼这是熟透后不会明白的年轻人的热爱温柔语言获得那柔弱像死亡抓紧救命心已经枯竭了,重复着从他人生命中找源泉在它的绿色乡愁里趴着睡觉需要共鸣像沙漠马需要水不幸的故事警惕不幸人默念那牢狱就当解放了一段阴影



偶得

抱得野姜归
——炎帝陵御祭古道寻迹

张孝红

行走山野,我总喜欢捡拾大地赠予的细碎风物。寻常草木、流沙砾石,在旁人眼里微不足道,于我却是山河留下的温柔印记。家中藏物皆有来路:黄河泥壳、贺兰山石、腾格里沙、三亚贝壳、雨花奇石。每一件风物,都承载着一段旅途、一寸山河、一份心境,让匆匆步履有迹可循,让岁月流转温暖丰盈。这些风物或取自山河,或拾自旅途,而最特别的,是庭院那一株野姜。它不仅是一株山野灵草,更是一段鲜活的人文印记,根须牵系着沉寂千年的御祭古道,枝叶寄托着炎黄子孙敬祖崇德的精神风骨。

崖刻望陵

湘东南群山深处,藏着一千条御祭古道。它北起茶陵,南抵炎陵,自宋代始,便是朝廷遣使祭祀炎帝陵的专属通道,当地人敬称“皇道”。冬日晴好,我与先生相伴,自炎西村桥头岭起步,踏访这条承载祀祖文脉的沉寂古道。

行不多远,官窑里赭色崖壁上,“巴有圣陵”摩崖石刻赫然入目。其字雄浑端正,笔力苍劲,虽历经数百年风雨冲刷,依旧清晰可辨。身为炎帝文化研究会会员的先生介绍,“圣陵”即指炎帝陵,此为清乾隆十六年衡州知府黄岳牧手书,专为御祭官道而立,意在提醒祭陵队伍至此整肃身心、虔心谒祖。一方石刻,一条古道,串联起古代国家祭祀的庄严礼制,也留存着世代传承的崇根情怀。

遥想当年,朝廷仪仗行至此地,见石刻而知陵寝渐近。文官执卷、武官列队,车马从容,沿青石古道徐行,至斜滩渡口泛舟涿水,奔赴炎帝陵前祭典。岁月悠悠,皇家威仪早已隐入烟尘,唯有石阶依旧、青山如故,默默见证着炎黄儿女代代不息的溯源风念。2011年,这处摩崖石刻被列入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炎帝陵国祀礼制弥足珍贵的实物佐证。

青山觅迹

古道依山势蜿蜒起伏,平坦处卵石铺地,光滑温润;陡峭处条石垒砌,稳固坚实。松针覆地,青苔附石,溪水潺潺,林风簌簌,仿佛千年礼乐余韵仍在山谷间轻轻回荡。山林寂静,古道深沉,每一寸石阶,皆是时光沉淀的文脉。

踏着无数祭祖者走过的路,穿行在密林间,我们偶遇一方残存的青石古碑。碑体残破,苔痕深重,却依旧能看清“嘉庆二十四年”的纪年字样。



野姜 本文作者提供



神农谷里有美人

昭衡



神农谷观瀑布

那是三把藤编的高脚椅,安静地朝向瀑布和一面断崖,它们像在那里等了很久。我坐进中间那把椅子,落座的那一刻,它轻轻响了一声,像一声应答。那一坐,我二十多分钟没有起身,像在与之瀑布对话。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就是这二十多分钟,把此行之前和之后的一切都划开了。一直到今天,我仍不确定,那一天究竟是我看见了什么,还是什么借着我的眼睛,看见了自己。

嫂子的电话那天,说侄子侄女想进山看看,问我能不能开车,方便些。这两年腰椎不好,很少往景区跑了,闲时更愿意一个人钻进偏僻乡野,看群山依卧,看云起云散。但电话那头孩子的声音,亮亮的,我没法拒绝。

清晨六点从县城动身。车过十都良田,胎压警报响了。左前轮气压在往下掉,像被什么东西慢慢咬了一口。我攥着方向盘,一路悬着心往山里去。嫂子坐在后排,指着一处拐弯说,十年前单位组织活动来过一次,走了很远的路。她语气淡谈的,像在说一件不相干的事。我的妻子也是。她们上一回来神农谷,已经隔了整整十年。而我因工作之便多次出入,那些山水早已看惯,在她们那里,却是盼了许久的一趟远门。

抵达神农谷,山间的清气迎面漫过来。落水源瀑布是入山第一道景,三楼白水从密林深处垂落,水雾薄薄的,像是晾在半空的一匹素绢。离开落水源,沿桃花溪往里走,峡谷渐渐收窄,溪水被水流磨得圆润,古木夹岸而立,高处的枝叶把天光筛成碎金,洒在清浅的水面上。一路水声不绝,时而叮咚,时而淙淙,深吸一口,肺腑间像被山泉细细洗过。

观瀑台到了。三把藤椅,我选了中间那把。护栏之外,四十八点二米落差的瀑水从高崖轰鸣而下,白浪飞洒,水雾升腾,远看如珍珠串成的帘幕悬在绝壁之上。时辰尚早,山谷里只听得见水声,浑厚而沉实,一下一下撞进胸腔。山风裹着水雾迎面拂来,凉丝丝的。这一带的空气清得发甜,每吸一口都像把整座山的绿意灌进了胸膛。

就在那二十多分钟里,一件我无法解释的事发生了。

世人叫它珠帘瀑布。可我长久凝望那道水幕,渐渐觉得水雾深处有什么东西——看不真切,却分明在那里。她像是一位从太古裂隙中起身的美人,不带半分人间脂粉。千万道奔泻的白水是她垂曳的素衣,飞溅的水珠是她周身碰撞的环佩,薄薄的水汽是她遮面的轻纱。风来时,衣袂似乎动了一下;风过去,又敛住了。大水撞在潭底,整座山谷都在回响,像是她指尖划过的琴音。风穿过崖壁的罅隙,仿佛低语,却被水声吞没。

那不是梦。我清醒地坐着,没有合眼。但尘世里那些东西——手机、路上的担忧、腰间的隐痛——一样一样褪了色。天地收窄,窄成一道目光的距离。崖上那位似有若无的美人,和水雾里一动不动的我,遥遥相对。那一刻周身通泰,不知身在何处。

后来游人渐渐多了。栈道脚步杂沓,有人举着手机喊:“快看,珠帘瀑布!”他们看见的是水。只有我知道,那水雾深处,曾有一位美人立着,又散了。我慢慢站起,石阶被水浸得湿冷。回头望,白水还在悬着,不增不减,不悲不喜。

回到停车场,腰疾发作,镜花溪和黑龙潭没能去成。镜花溪峡谷是另一处好地方,古木幽深,碧潭层层。家人们往那一带走,我独自留在车里。天阴着,我把方才的感受零零星星记下来。写着写着,云缝里忽然漏下一束光,正照在身上,暖融融的。近旁的草丛里,一只极小的小鸟立在草秆上,细细地叫了几声。那个瞬间,仿佛整座山谷都安静下来,只为了听那一声细细的啼鸣。

一个多小时后车子驶离。先去牛角湾,再去密花村。密花村的竹海在山风里起伏,几户客家屋舍安安静静地卧在山坳里。可那些景致在我眼里都是模糊的,像隔着一层水汽,怎么也盖不过珠帘瀑布留在心底的印象。

十二点回到县城,半日行程就此收尾。车上问侄儿,这一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少年想了想,指向窗外层层叠叠的山影,说,你看这些山,都是真的。

我回头望了一眼来路。神农谷远了,珠帘瀑布藏在层层山后,看不见了。但水雾深处那位美人,还在。

落水源、桃花溪、镜花溪、密花村,各有各的好。只是那样的刹那相逢,可遇不可求。你得停下来,把自己放空,山才会把她递到你面前。

那三把藤编的高脚椅还在那里。风把水雾吹过来,又吹过去。椅子表面沁了一层细密的水珠,亮一阵,暗一阵,像谁的眼睛,缓缓地,眨了一下。